

# 亞藝無窮趣



黛西札記 李夢

特區政府與香港貿易發展局合辦的「一帶一路」高峰论坛本周在香港舉行，吸引來自七十個國家和地區的約六千名政商及文化界人士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固然商機眾多，其歷史、文化與民俗風物種種，同樣值得我們深入探索。康文署將在九月至十一月期間推展的第二屆「亞藝無疆」藝術節，請來不少亞洲乃至中東地區的藝術家來港獻藝，即是推動「民心相通」的好方法。

此前特區政府或民間舉辦的藝術演出，不論古典抑或現代，搖滾或是流行，出場演出的通常是歐洲或者北美的藝術家。我們甚少在香港舞台上見到中亞諸國、伊朗、敘利亞或是馬來西亞的藝術創作。這並非香港獨有，其實全世界大城市的藝術舞台，往往如是。少數族裔、有色人種，少有機會登台演出，更不用說隨性地創作和表達。今次「亞藝無疆」藝術節，讓我們見到那些此前被忽視、被遺忘的藝術創作者，如何從其民族、種族和文化背景中汲取靈感和養分，由此創作出蓬勃旺盛、令人眼前一亮作品。

波蘭鋼琴家齊默曼的演奏會自然令人引頸期待（距離上次在香港聆聽他精妙絕倫的演出，已過去整整十二年之久），將於十一月在香港大會堂展覽廳展出的「我愛壽司」展覽糅合美食、文化和藝術史，亦不乏妙趣，更讓我期待的是來自伊朗的一齣作品《織人之歌》。波斯地毯全球聞名，可少人所知的是，伊朗的地毯編織者在創作的時候，會將地毯的花紋編入歌詞唱出來，以歌聲與同伴對話，既交流技藝功夫，也是閒話家常，親切自然。伊朗民族音樂學家米迪·艾未尼將流傳千年的傳統在當代舞台上重現，演出的音樂家一面演奏波斯西塔琴等香港少見的樂器，一面繙織唱歌。台下的觀者便可由此琢磨藝術與日常的互動與對話，乃至藝術之於記錄歷史、之於社會演進所扮演的角色。

亞洲的文化與藝術有多豐盈，或許不僅僅歐洲、美洲的人們所知不多，連出生成長在亞洲的我們，恐怕也不甚了解。我想「亞藝無疆」應不止於一次藝術節或一場表演，更應是富有生命力的，是流動延展的，讓越來越多「一帶一路」沿線藝術家相聚、相識，讓不同的社群、城市、文明，藉着文化藝術的往來而越走越近。

## 徵稿啟事

維港灣畔輕柔的海風，太平山下璀璨的燈火，茶餐廳裏地道的港味，遠郊離島淳樸的民風，凡此種種，交織成一個香港初印象。然，就像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對香港的認知和體悟也不盡相同。「大公報」今開設「我心中的香港」欄目，面向海內外徵文，歡迎各位讀者書寫屬於自己的香港印象。文章語言、風格、形式不限；每篇不超過兩千字；所有來稿需為原創首發。

投稿郵箱為：takungpage1902@gmail.com，請註明「我心中的香港」欄目。徵文活動截止日期為：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你的樣子



▲維港海濱。



我心中的香港 江恆

多年前，聽友人講過一個有趣的故事，說港人不論走南闖北，回到香港的第一件事，便是吃上一碗熱騰騰的燒味飯，然後整個人都「舒服晒」。這像極了韓國電影《小森林》中的橋段，在外闖蕩多年的女主角，以桌子上熱騰騰的辣白菜湯與米飯，解答了回到家鄉的原因：「肚子餓」。

讓他們牽掛的，顯然不止是刻在心底的味道，更多的是那熱騰騰給予的溫暖，是熟悉的記憶帶來的慰藉，是此心安處是吾家，即便粗茶淡飯，也照樣吃得甘之如飴。人們常說，家是情感的歸宿，是心靈的港灣，在我看來，家更是力量的源泉，就像我的三位港人朋友截然不同的人生經歷，他們的酸甜苦辣，喜怒哀樂，全部融入到對家的眷戀之中。

最年長的王先生縱橫商海三十餘載，笑稱自己很早便是大灣區人。他身上特有的書卷氣，與成長的經歷密不可分。含着金鑰匙長大的他，從小就讀名校，高中畢業後更遠赴歐洲求學。但與很多同齡人選擇留在當地發展不同，他在大學畢業後，毅然返回香港工作。促成他下此決心有兩大原因：一是受夠了西方白人骨子裏莫名的種族優越感。二是他認為自己的黃皮膚、黑眼睛使其難獲重用，所學無用武之地。用他的話說，雖然在國外待了很多年，卻找不到歸屬感，回家才覺得踏實。

回到香港後，王先生任職於幾家國際貿易公司，積累了不少從商經驗，也為他日後在內地投資辦廠打下基礎。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在家人的鼎力支持下，他加入內地招商引資大潮，籌資在祖籍地廣東創辦了一家服裝製造廠，高峰時聘僱員工近千人，產品主要出口歐洲。隨着近年國家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特別是淘汰高污染、高耗能企業，轉向建立高科技產業，王先生響應政策號召，關閉了服裝廠，創辦了新能源配套的電子元件工廠，而他的兒子作為下一代，也逐漸從他手中接棒，成為大灣區建設的生力軍。他曾感慨：自己建廠一路走來，就是國家發展的縮影，很慶幸能見證一個屬於中國人的大時代。

人到中年的姚女士則是二十多年前嫁到香港的福建新娘，如今已完全融入了本

地，這裏所說的融入，不僅指她在語言、文化及衣食住行等生活習慣上，尤其包括她不服輸的打拚精神。一方面，她本來只有小學文化，最初要靠打小時工幫補家計，但她並未安於現狀，而是抽時間、交學費補習中英文。她身邊的很多人不能理解，但她的想法很質樸：香港是國際化大都市，到哪工作都離不開中英文，更何況要找到賺錢更多的工作，必須增值自己。

另一方面，她的丈夫不幸病逝，留下一雙未成年的子女。曾經有人勸她把孩子送回福建老家寄養，但她不為所動，讓婆婆平時幫忙照看小孩，自己出外連打兩三份工，由於做飯的手藝好，還在餐廳兼職當廚師，最終因工作盡職盡責、管理有方，獲老闆提升為餐廳經理，此前她補習的中英文也派上了用場，應了「機會留給有準備之人」的老話。現在姚女士擁有合夥經營的茶餐廳，子女也學業理想，生活其樂融融。

值得一提的是青春洋溢的陳小姐，她雖出身基層家庭，住公屋，上大學靠申請政府貸款，但始終勤勉上進，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並順利進入一家知名跨國企業工作。幾年後，手頭有了一些積蓄，便和許多年輕人一樣，出國闖蕩，多見世面，先是申請了海外工作假期計劃，一年之後又繼續攻讀碩士學位。讓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在幾年前香港最動盪和喧囂的時候，她悄然返回香港，加入了本港藝術發展和

推廣工作，近年香港舉辦的多場大型藝術展，她都有份參與。對於當初的決定，她只說了一句：香港是我家，這裏更適合我。

的確如此，有時候簡單的一句話，往往一語勝千言。如同我這幾位朋友的人生經歷，並不轟轟烈烈，甚至聽起來似曾相識，可謂萬千香港故事的滄海一粟，卻是無數港人的真實寫照，他們匯聚香江，生活於此，並深愛着這片土地，平凡而偉大。

正如香港在不同人的眼中，有不同的樣子，對張愛玲是：「那氾氾的，灑灑的海灣」，還有「把窗簾都染藍了」的那片海水。對劉以鬯是：「夜香港的街景，比明信片上的彩色照更美。」對余光中是：「被香港的紅塵吹翳了眼睛。」對蔡瀾是：「香港人忙着把時間儲蓄起來，靈活運用，贈送給遠方來訪的人。」對諳熟東方文化的扶靈，鄧洛普是：「早就習慣了每天在不同文化之間游刃有餘。」

於我而言，上述三位朋友便是我心中的樣子，它不光是飲早茶和看跑馬，搶包山和賽龍舟，叮叮車和雙層巴士，更是《海闊天空》中的「多少次迎着冷眼與嘲笑，從沒有放棄過心中的理想」，《獅子山下》中的「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風繼續吹》中的「過去多少快樂記憶，何妨與你一起去追」，是樂觀，是包容，是勤奮，是好打得。

# 左手捧《論語》，右手撥算盤



文化什錦 厲彥林

滿腦子中國傳統文化。應當說魯商的突出特點是「重義輕利」，義利兼得時取之，不能兼得甚至矛盾時，就會捨利取義。這是魯商的靈魂。

周村古商業街兩側的房屋明清風格，以磚木結構為主，門市精巧別致，匾額和招牌豐富多彩，卻沒有現代的廣告牌。大染坊、瑞蚨祥、三益堂……這些古鎮上著名的商舖以及商舖主人的住宅大院也都完好無損地保留着。這裏儼然是中國古商業街的活標本。

良心尺、公平秤、還金處，無稅碑，一個個故事被默默傳頌，一種精神在廣續傳承，周村自從立起「今日無稅碑」算起，到光緒皇帝批准開埠，兩百多年的歷史。來街市的買賣人一撥接一撥，但作為買賣人的誠信和公德始終不變，因而周村逐步發展成為名揚天下的「金周村」。

「天地一桿秤，三尺有神明。」周村芙蓉街東頭有家不起眼的秤舖，名叫「正心堂」，因秤非常準，毫釐不差，方圓百里的人只認正心堂做的秤。為了防止心眼不正的人盜用正心堂的堂號賣「鬼秤」，每做出一桿秤，都要在秤桿梢上釘一朵秤芯花，以示區別。

據傳，范蠡幫助越王勾踐復國後，隱姓埋名，輾轉來到齊國周村做生意，他後來被尊為我國四大「財神」的「文財神」。他發現市場上很多人都是用眼睛估計分量，很難做到

公平交易，發明了人類第一桿秤。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軍把周村佔為駐軍和物資供應基地。國難當頭，不僅需要捨財取義的大善，更需要捨生取義的大勇。周村富商馬家的三個兒子馬耀南、馬曉雲、馬天民積極參加抗日，先後壯烈犧牲，成為抗日民族英雄，被譽為「一馬三司令」。為了支援起義部隊，馬家變賣了部分商舖，老街的其他商戶也沒有置之度外，或出錢，或出糧，或出人，最後促成了武裝抗日的黑鐵山起義。

新中國成立後，周村老街迎來了新生，這裏迅速發展成為擁有二百多家店舖的街區，湧現出眾多商業才俊，創造了無數商業傳奇。二〇二三年春，淄博燒烤爆火時，遊周村逛古商城成為遊客必需的行程安排，享受到耳目一新的消費禮遇和遊玩體驗……

商家成功的原因眾多，家風是隱性財富和看似軟性、實為核心的競爭力。尤其是家族性企業，無論是祖傳的，還是新締造的，企業能否生存發展取決於內在的文化與精神。由「富」到「貴」，更是一個積累和修養的過程。走遍周村老字號，家家有自己的家訓、家教、家風和商業訣竅。

周村煮鍋是山東淄博風味小吃之一。周村古商城「丁家煮鍋」店主八十七歲的母親解玉蘭說：「我們這個煮鍋質量好，兒子、兒媳下力氣，生意很紅火。」

「這個店生意紅火的秘密是什麼？」

「面向普通百姓，誠信經營。關鍵一條：不坑人、不害人。」

（「大商之道在『無算』」之五）

# 非洲十日談(四)



▲肯尼亞安博塞利國家公園裏的河馬。新華社



閒話煙雨 白頭翁

四日談：剛果河洶湧、奔騰、廣闊、兇險；滾滾河水向西流，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剛果河太遙遠，太陌生，也太神秘。剛果河是非洲第二大河，第一大河是尼羅河，但它的流域面積僅次於世界第一的亞馬遜河，它也是世界上最深的河流，最深處超過二百二十米。流經世界第二大雨林，非洲剛果盆地熱帶雨林區，奇觀奇景滿河岸，兩岸猿聲啼不住，西過赤道才出山。剛果河，兩岸是真正的猿聲，河左岸是黑猩猩，河右岸是倭猩猩，以河為界，猿聲相聞。當銀背大猩猩拍着胸脯咆哮時，熱帶雨林中百獸皆恐，未有敢鳴動者。

剛果河一望無邊，天水相連，波濤洶湧。大河西去，其入海口水深達數百米，剛果河把大西洋的海床都撕裂開，一條十五公里寬，一百五十公里長，深達一公里的大裂谷。這是一條「魔鬼河」。河與海相連，無邊無際，數十公里的大河浪飛波洶直匯大西洋。

剛果河的神奇還在於其多變的地形，從山谷中咆哮而出，從岩石上飛瀑而下，從湖泊中嫵媚走來，從非洲大草原上紳士般踱步

而行。當它穿越贊比亞高山峽谷時，能把數千米寬的河道陡然聚縮到數百米的峽口，形成一道又一道的「壺口」瀑布，河水入「壺口」如千軍萬馬掠過獨木橋，其聲轟隆隆震天，其勢洶洶如天崩地陷。不入剛果河，焉知天下河之險？據說十六世紀，有兩位比利時探險家在剛果河上探險，竟然杳無音信，一去無回。

剛果河內有魚蝦等生物，但有三大動物，活得霸道也自在，河馬海牛，大型水獺。最大的公河馬體重可達三噸，可謂膀大腰圓，牙長過半米，無物敢匹對；海牛皮糙肉厚，一天要吃進近一噸水草，食量大過大象；水獺群居，極像非洲草原上的斑點鬣

狗，一獺有難，眾獺撲上，尼羅鱷也是退避三舍。剛果河上有水上部落，依靠打魚為生，皆以神敬水獺，禮尚往來，見有水獺，常常把自己的「口糧」投食餵之，一旦惹怒水獺，就會被水獺家族報復，非落得人走家搬不可。

非洲黑人遵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人類生存原則，以剛果河為生的幾十個水上部落活得滋潤，也逍遙。他們選擇水流湍急的地方，架起一種原始的非洲捕魚籠，用藤條和樹枝編成的喇叭口狀的捕魚籠，魚順急流入籠，如魚入網，然後拉起魚籠，守筐待魚，筐中有魚，有時有大魚，一人抱得大魚歸。剛果河也養人，也慷慨。再看他們「收拾」大魚，刮鱗、去頭、去尾、去鰭、開膛、去腸，一氣呵成，如水洩潭底，讓人看得眼花繚亂；然後切成魚片，包上綠葉，直接上火烤。一家人團團圍坐，手抓把攬，直接入口，大快朵頤，噴香！其樂也融融，其情也盪盪。即使兇惡的鱷魚，也如板上之物，他們用木棍猛擊其頭部，將鱷魚翻身，就在鱷魚嘴下，一刀划到尾，剝皮如脫衣，滴血不見，整張的鱷魚皮已搭晾在木架上；然後按頭尾四肢分解，刀游如魚，真乃以無間入有間，遊刃有餘，手起刀落，乾淨利索。想起「庖丁解牛」，傳二千年而不輟，非洲無莊子。